

浅析奥古斯丁之时间观

Analysis on Augustine's View of Time

胡雪艳

Xueyan Hu

山西大学 中国·山西 晋中 030600

Shanxi University, Jinzhong, Shanxi, 030600, China

摘要: 奥古斯丁的时间观主要体现在《忏悔录》中的第11卷,他一改希腊那种物理时间的观点,将时间看作是心灵的伸展,开创了时间在化的先河,完成了时间观上的一次哥白尼式转向,他的思想对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以及康德以后的哲学家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Abstract: Augustine's view of time is mainly embodied in Book 11 of *Confessions*. He changed the Greek view of physical time, regarded time as an extension of the mind, created a precedent for the internalization of time, and completed a Copernican turn in the view of time. His thought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medieval Christian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ers after Kant.

关键词: 奥古斯丁时间观; 教父哲学; 心灵

Keywords: Augustine's view of time; Godfather philosophy; heart

DOI: 10.12346/lcs.v4i2.7240

1 引言

时间观是对时间概念的科学或哲学认识,其变革往往带来宇宙观甚至存在论的变革,因此在哲学观念中有着重要地位。奥古斯丁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教父哲学的代表人物。他身处于基督教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肩负着为基督教进行系统的辩护任务。面对那个时代对基督教的一些质疑,奥古斯丁变革了时间观,他通过时间的内在化拉开了时间与上帝的距离,消除了基督教的困境,维护了上帝的权威。这一时间观对后世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 希腊时间观与奥古斯丁所面临的问题

2.1 希腊时间观

希腊人的时间观大概可以表述为物理时间与循环时间观。他们认为,时间是一种可测量的物理时间:它是引起万物出现、消失的物理存在者,是自在的物理之流。这种时间观与希腊哲学家的宇宙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希腊哲学家认为,世界的无中生有是不可想象的,上帝是设计者而非创造者,物质实体是永恒的而不是受造的,因此只具有形而下的意义。物理时间观给希腊哲学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象世界是在时间中表现出来的,时间是不断变动的,所以现象世

界就是不确定的。真理不可能从不确定的东西获得,于是,希腊哲学家开始从思想中寻求本质与确定性,并把时间和现象界一起排除在本质世界之外。循环时间观也带来了上述的困境,它将时间看作是一个圆圈,其间运动周而复始。这种时间观有反历史倾向,本质是取消时间,表现着人类这个有限存在对于死亡的抗拒和对永恒与不朽的追求。希腊人所处的时代面临着巨大变革,他们非常鲜明地感受到了非永恒的痛苦,并因此渴望扬弃流变。出于这种需要,希腊哲学家们建立起一个超越的世界,并将时间降格,认为时间不过是感官的幻觉。现象世界仅仅是永恒的摹本,真正紧要的是去认识、到达那个永恒的理念世界。强循环时间观在毕达哥拉斯的著作中已经出现,而对时间的消除与降格则由后来的巴门尼德、柏拉图等哲学家完成^[1]。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与希腊哲学中的时间观根本不同,但奥古斯丁仍然受到了其中一些思想的影响。在希腊向基督教时间观的转变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普罗提诺都占有重要地位。柏拉图在《蒂迈欧篇》^①中指出,时间是“永恒运动的形象”,它与宇宙一起出现,并随着宇宙的终结而终结。这样,时间与创造的关系问题就被作为主体加以讨论。这是奥古斯丁关于上帝创造和心灵伸展思想的雏形。而亚里士多德^②则将非受造的时间看作是循环运动中有一定比例结

【作者简介】胡雪艳(2002-),女,中国山西晋中人,本科,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研究。

构、可度量的东西，他由此使时间成为一个物理学的概念，并将其主要含义认定为是运动的测度。这成为奥古斯丁自然时间领会的主要来源。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的思想更值得我们重视，他使时间观念发生了转折，这转折主要表现在他的著作《九章集》^③中。他提出“永恒—时间”两极的时间认识模式，并将时间规定为“世界灵魂的运动”，这样，时间就由运动回到了就在灵魂之中，永恒变为一个派生的概念。在这种认识模式中，时间不再以度量为目的，它是非尺度的。时间因此不依赖物质及其运动，而依赖灵魂生命的延伸。希腊哲学中那种更像是设计者的“得穆革”在此被世界灵魂的精神性运动所取代。普罗提诺以记忆和意识为角度论述时间的内涵，甚至提到“我们的内在时间意识”——这显然对奥古斯丁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柏拉图到普罗提诺，希腊哲学家关于时间的思考越来越接近于奥古斯丁的“心灵的伸展”。

2.2 奥古斯丁所面临的问题

在基督教早期，教父哲学家们并没有明确的反对古希腊的时间观。但问题是，如果宇宙是像古希腊时间观所描述的那样不断循环，那么基督的受难与再临就失去了其独特价值，人类与苦难斗争以得上帝之荣光的企图也将毫无意义，因为一切苦难势必会再一次循环到来。这使基督教受到根本的质疑。宿命论的思潮随着410年罗马帝国的灭亡达到顶峰，不少异教徒认为，基督教需要为罗马灭亡担负绝大部分的责任。在此背景下，阐述基督教的线性时间观、驳斥古希腊哲学家的循环时间观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任务。同时，希腊哲学的时间观所带来的“现象世界存在危机”也与基督教教义相悖。基督教认为，现象世界来自一个唯一的造物主上帝，上帝不会欺骗世人，所以现象界一定真实存在，时间也应当存在。而希腊时间观却不将现象界认为是一种实在，巴门尼德甚至彻底否定测量时间，这动摇了上帝这一绝对意志。拯救现象界因此成为基督教哲学家的一个重要责任。此外，摩尼教对基督教的诘难也亟待反驳。摩尼教询问：“上帝在创造天地之前做了什么？”这实际上是在询问上帝是否是在时间中创造世界，并且根本否认了时间是上帝的造物。摩尼教认为，如果上帝是在时间中创造世界，那么上帝要面临时间的制约，其永恒性也必然要遭到削弱；如果不是，他们质疑《创世纪》中创世时间表又从何而来，并且，上帝不在时间中，又如何能洞悉时间中的一切。这激起奥古斯丁对于时间的追问，他试图解决以上难题，维护上帝的至高地位。

3 奥古斯丁的时间观论证

奥古斯丁的时间观主要体现在《忏悔录》中的第11卷，此卷大概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1~16节，主要讲述“时间的存在问题”，第二部分为17~39，回答“时间是什么”这一本质问题。在第二部分中，17~27节探讨“时间的度量问题”，27节后则思考“什么是我们度量的东西”。从《忏

悔录》整体来看，11卷本身是对《创世纪》的部分解释，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

3.1 永恒与时间

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时间往往被认为是非受造的，但作为虔诚的信徒，奥古斯丁认为，上帝的创造是时间的基本向度。时间的本性是被给予，世界和时间一同受造。时间性的世界是从上帝的道、言之中产生的，因此，上帝的永恒是心灵时间的本源。上帝之永恒既是世界与人的起点、原因，也是终点、目的。时间作为人的心灵伸展，就是在起点和终点之间的运动，这个运动就是理性的时间的考察内容。奥古斯丁因此反驳了摩尼教对“上帝在创造天地前做了什么”的诘难。时间的本源是上帝的永恒，而永恒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无限时间。时间是有产生和消灭、过去与将来的，永恒则是完全现在。上帝的存在就是永恒的存在，其摆脱了一切时间性。上帝不是在时间中创造世界，而是创造了时间与世界，世界一刻也不能独立于上帝之外^[2]。

3.2 时间的存在

与永恒上帝相比，时间是向非存在的流逝，那时间究竟是否存在？自然领会认为，时间以存在者的存在为前提，有存在者存在就有时间。奥古斯丁承认自然之知并非虚假的感受，同时指出它并非完全正确。奥古斯丁认为，过去已不在，将来未到来，这两者都不是存在。而如果当下永远是当下，那么它就是自己所定义的永恒。当下的概念有“非”的特征，它在本质上走向过去，它存在的根据就是，它势必将不再存在。所以，过去、未来与当下就都隐隐有指向非存在的趋向。可真正的时间现象表明，时间一定有一种存在方式。奥古斯丁因此展开了对“时间长短”问题的思考，试图解决这非存在与存在的难题^[3]。

显而易见的是，不存在者不能被度量。但人们常常在自然中言说过去与未来时间的长短，这就暗示，某种以长短方式存在的东西是“存在”。在此基础上，奥古斯丁试图将“过去是长的”理解为：当过去还未过去，还是作为当下时曾是长的。问题因此被转化为，现在的时间能否被度量。经过分析，奥古斯丁发现，物理的时间在不断地分为过去与未来，当下根本无法把握，也就不可能有长短。在此维度，时间不可能是长的。

作为物理滞留的线性时间没有长短且不存在，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奥古斯丁转而思考，时间能否作为一种内在的心灵的伸展而存在。他提出，灵魂有两种滞留方式，即是对当下时间的感知和对感知到的时间的度量。因为滞留与感知，当下不再是不断分裂且不可把握的，它存在，不断伸展，并在当下的心灵感知中被度量。奥古斯丁接着将时间的度量与存在联系起来。过去与未来可以通过回忆、期待等时间滞留的方式使心灵对其产生当下感知，使自身能够被度量，从而获得存在。这里的回忆与期待是一种“当下化”的手段，它们使过去与未来之物产生出来，并进入到它们所具有的当下

中。这样,通过感知,当下就成为存在,通过回忆与期望,我们获得了过去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

自然领会的现在、过去与未来不是现实的存在者,时间实际上是“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它们相对心灵的三种滞留——回忆、当下感知和期待而存在,心灵是时间存在的根据。得出这个结论后,奥古斯丁就开始在21~29章中进一步分析时间的本质问题,给14章“时间之问”以一个彻底的回答^[4]。

3.3 时间的本质

奥古斯丁从时间的度量开始对时间本质进行追问,使其成为回答“时间是什么”问题的起点。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时间的伸展问题。在自然中,存在的“现在”是稍纵即逝、没有伸展的,然而“度量”又要求时间是有伸展的,因此,时间的可度量性与时间的可伸展性紧密相关,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将时间的本质设定为伸展,并认为,时间就是被伸展了的物体运动。奥古斯丁则指出,在运动与时间的关系上,运动不仅不是时间的度量媒介,而且需要借助时间去度量,所以伸展是时间而非运动的所有物。伸展的主体必须从运动之外、物之外去寻找,那么这一主体只能是心灵。奥古斯丁最终发现,时间的本质是心灵的自我伸展,这是寻求时间伸展方向上的一种“哥白尼式转折”。

时间是心灵的伸展,因此时间有长度并能够被度量。问题是,被度量的东西需在感知中被领会。因此,唯一可度量的就是能够在其自身延续中感知到的、正在经过的时间。但这一时间是只有起点的射线,并不能被直接度量长短。此外,用什么来度量现在的时间也值得思考。奥古斯丁因此提出注意、记忆和期待三种状态,以解释度量问题。无论将来还是过去,这些时间之所以存在、有长度、能够被度量,就因其存在于心灵之中。时间的长短是时间本身所固有的量度。注意、记忆和期待这三种在领会时间的心灵内在性中进行的滞留构成了一个统一体,并同时构建了我们的感知。正是因为感知,时间才通过心灵伸展为三个向度。

奥古斯丁最后指出,永恒的上帝与迷失在时间中的人们形成一个绝对的差异,人的心灵伸展是对生命的“挥霍”。只有抛却过去,忘记未来,专注于目前,不断地向完美的上帝靠近,人类才有可能摆脱罪与罚,得到真正的快乐与幸福。将上帝认作是人类心灵伸展的界限与意向的终极目标,这实际是从哲学的领域退回了宗教的领域^[5]。

4 结论

在古希腊时代,人们习惯于将时间归于现象领域,并因此或否认时间真实性或降低时间的地位。而奥古斯丁则将时间放在现在的维度上来思考,开创了时间内在化的先河,完成了时间观念史上的一次哥白尼式转向。他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时间不再是可被分割为三段的线性

之流,而是统一于现在的不可分割的存在,成为我们心灵的伸展。时间中的事物也因此是一个整体的存在:其在当下存在,且同时有过去和尚未到来的其他可能性。其二,奥古斯丁提出,线性时间是不可度量的,作为心灵伸展的时间反而是可理解与度量,有“长”“短”的。总之,他试图给这变化、非存在的时间以存在性,使其持存,并形成一种非受造的存在概念。通过这种方式,上帝超时间的至上地位就被捍卫,最高神成为全知全能的“造物主”而非“设计师”,“无中生有”的创世理论因此得以解释,被物理时间影响真实性的现象世界因为被造的神圣意义也成为真实。此外,作为心灵伸展的时间保证了思想与存在的同一,这使得奥古斯丁实际从时间这个角度完成了对巴门尼德所提出哲学命题的论证。

而将时间与自由相结合,基督教哲学的基础就得以奠定,奥古斯丁理论中心灵的两次转向也得以完成,这就是奥古斯丁时间观的另一重要意义。在自由决断的第一次心灵内在化转向后,奥古斯丁通过时间构成了心灵第二次由内而上的神圣性、超越性转向,他将时间规定为心灵的伸展,说明了心灵的独特任务。只有心灵不断伸展,将生存时间化为过去、现在和将来,人的生存维度才能打开。而通过思想再次抓住不断走向过去的现在,把过去和将来当下化,使变动不居的非存在上升为存在,信仰与超越才得以显现。历史上,犹太民族居无定所,所以他们的生命便不是通过空间而是通过时间在中展开,时间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深受犹太思想影响的基督教继承了这一点,它们依据《圣经》将时间与自由相连,通过基督诞生与再降临赋予拯救与末日审判之间的每一刻以拯救意义。这样的思想在奥古斯丁以前就已出现了隐约的轮廓,但却是在他之后才被真正确立。

总之,奥古斯丁的时间观对 medieval 基督教及后世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一千四百年后,德国哲学家康德为捍卫人类自由而将时间内在化,自此,将人的自由问题、现象世界真实性问题以及历史可能性问题与时间内在化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成为一个普遍的潮流。

注释:

- ①《柏拉图全集》第3卷,王晓朝译。
- ②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徐开来译。
- ③普罗提诺:《九章集》Ⅲ,石敏敏译。

参考文献

- [1] 奥古斯丁.忏悔录[M].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 [2] 黄裕生.宗教与哲学的相遇——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 [3] 张荣.自由、心灵与时间——奥古斯丁心灵转向问题的文本学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 [4] 周伟驰.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5] 吴国盛.时间的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